

姐姐濒死复活引轰动 全村人抢看《转法轮》

【明慧网】1999年3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得法前，我患有心脏病、心绞痛、胃下垂、神经衰弱、便秘等等。1999年初，我突发心绞痛，一个小时昏死过去两次，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出院后的一天，我在单元门口坐着，看见六单元一个学大法的邻居说要去书店买大法书。之前我听说过法轮功，就赶紧跟着她也去了书店，我和她都买了两本大法经书。

我看书的第五天，吃药就觉的不是味了，索性不吃了。第八天，吸的烟也不是味了，干脆烟也戒了。心脏不难受了，全身那些病状都没了！我想这功法也太神奇了！没有语言能形容我对师父的感激、感恩之情。为此老伴和女婿也看法轮大法书了。1999年3月4日，我去了炼功点，同修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从此，我开始修炼大法了。

2002年一天，在老家的妹妹给我打电话，她开口就哇哇哭。她说：“二姐要死了，得胃癌了，医院都不让住了。”我当只是劝劝妹妹别伤心。早上三点睡醒，我就对

老伴说：“现在秋收了，二姐家种不少地瓜、花生，孩子肯定忙不过来，我要回老家看看。”老伴不放心我自己去，他也跟着来了。到家一看，二姐在炕上躺着，大小便失禁。我叫她，她连哼都

不哼，眼皮也不睁，“呼哒呼哒”倒气。

花生杆子堆满院子，我们忙了一小天。晚间我听师父讲法录音，打开小播放器后，把耳机一个插在二姐的耳朵里，让她也听听。另一个插在自己耳朵里，忙碌了白天活后的我又累又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醒后，我随手就把二姐耳朵里的耳机拔了下来。“谁把我耳机给碰掉了？”二姐突然说话了，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说：“我以为你死了呢？咋又活了、又会说话了呢？”

二姐听了一宿大法师父讲法竟然说话了。我知道是师父救了二姐，我挺高兴，又给二姐插上了耳机让她继续听师父讲法。过会儿，她说饿了要吃饭。

早上吃完饭，孩子们领着我和老伴上山去收花生。下午，二姐就能坐起来听法了。晚上，我正在做饭，一回头，又把我吓一跳，二姐居然自己下地往厕所那走呢，并且说：“三妹呀，我听了两讲法了。”第二天中午，我说：“你别睡觉了，我给你读法吧。”

我们一上山去干活，二姐就自己在家看书读法，而80多岁的二姐只上过三天认字班，居然能看书读法了，只有“宇宙”两个字她不认识，她问过我这两个字怎么念的，我告诉了她，不一会她就忘了。更神奇的是，有天晚上她做梦，梦见师父告诉她“宇宙”这两个字怎么念，以后她就记住了。

我家窗前就是村里的大道，有一次吃过午饭，我在屋里给姐姐读



法，道边聚集的一群大姑娘、小媳妇，也都跟着听，都说：这法咋这么好呢，都是教人向善的。有两个来村里给鸡打预防针的人，到我家时，进屋看见柜上放的大法书，拿过来就看上了，看了很久才想起来给鸡打针的事。

我在老家只给姐姐读了七讲法，就回家了，她自己把后两讲法学完了。外甥媳妇打来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三姨，我妈病好了，啥事都没有了！家里、村里全轰动了，都替她高兴，都说这大法太神奇了！”、“三姨呀，全村的人都在传看法轮大法书呢！”整个村子的人都抢着、轮着看我留下的两本《转法轮》。我嘱咐她：好好学，这是天书，一定要珍惜。

现在，我的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现在也学法轮功了。老伴、女婿在中共迫害后不炼了，现在又从新走向大法中。我的家族中基本都修炼大法了。如今我已经82岁了，满面红光的，走路就象年轻人一样。老伴87岁，身体健康。我们自己做饭、洗衣服，啥都能干，没有给儿女找过一点麻烦，并且给国家省了许多医疗费。

特别是丈夫的三哥，得了老年痴呆，通过听大法都恢复正常了，九十多岁人了，还能上山干活呢！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了愿



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艾尼瓦尔·吐尔逊被双开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艾尼瓦尔·吐尔逊被双开。

艾尼瓦尔·吐尔逊，维吾尔族，新疆和田人，一九六六年五月出生。主要履历：二零零一年二月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任喀什市副市长；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二月，任英吉沙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二零一零年二月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任疏附县委副书记、县长；二零一三年六月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任喀什市委副书记；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任喀什市市长；二零一七年三月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在艾尼瓦尔·吐尔逊担任喀什市副市长及喀什市委副书记、市长期期间，该地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王江红、安红梅等人。

◎新疆喀什大法弟子王江红是新疆水文地质大队的职工，三十多岁，家中有父母、妻儿、姐妹。他于一九九六年起修炼大法。二零零六年七月，王江红从喀什邪党办的洗脑班中走脱，几天后回到家中时，被公安人员绑架，非法抄家时搜出了讲真相光盘。家人为他已被



迫先后交给喀什市看守所两万元。王江红被绑架一年多，后来被判刑五年，押往乌鲁木齐专门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

◎二零一四年，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安红梅去新疆喀什市克孜都维路汇愿小区女儿家居住。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上午11点，不明真相的学校保安到她女儿家，把安红梅劫持到公安国保大队。

艾尼瓦尔·吐尔逊作为喀什市副市长及喀什市委副书记、市长，在此任职期间对上述迫害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妨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有！

翻遍中国宪法和法律 无任何条文指法轮功违法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话音刚刚落地，这名班主任老师就两手抱着胸口、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紧接着我们全班同学全部都感觉到心脏剧烈地难受，都在喊‘心疼！’吓得班主任老师赶紧跪在地上说：‘不砸了，不砸了，全都回学校。’随之，大家渐渐都恢复正常。真是不信不行！”

“这是亲身经历的事，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我是记忆犹新、刻骨铭心啊！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我的世界观以及以后的处世做人都不敢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老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管控着世间的一切。”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茶余夜话：心疼

【明慧网】我的一位发小挚友，与我同庚，亲密如同手足。挚友的连襟来作客，他也与我们同庚，是退休干部。既是我把兄弟的亲戚，我们自然近乎，特别是同龄人，沟通容易、说话随便。

我给大家讲到“人在做事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明”时，挚友的这位连襟接过我的话茬说：“你说这话我相信。要说神佛之事，那是真实不虚的。我小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之间吧，文

化大革命初期，我正读高小六年级，当时正是到处拆庙宇、砸神佛像盛行之时。我们村自古就有一座大庙宇，主殿是‘大雄宝殿’，如来佛的塑像很高大。”

“那天，班主任老师叫我们全班同学都带上小镢头，要去砸佛像。到了大殿里，并吩咐大家：要首先从佛像的心脏部位开始，要先把佛心给完整的刨出来，因为据说这尊佛像在当时塑造时装进去一颗铜质的或者是银质的大心脏。”